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殊域周咨錄 第十八卷 韃靼

永樂元年，棄興和。洪武末，調大興衛左所來守興和，是為興和所，至是以興和無援，置移宣府鎮城。或問興和之所以棄。曰：「餘聞之土人云，國初有新興伯譚某者，鎮守興和。嘗出獵，守備王渙候之郊，中酒，為伏虜所縛。因脅其從人乘昏呼門。守者不察，納之，城遂陷。今考成祖北征，每駐興和，而所卒不復，豈以其孤絕難守，鑿事邪？然自是遂失興和矣。」

上遣使諭韃靼可汗鬼力赤（繼坤帖木兒立者）曰：「元運既衰，皇考太祖皇帝受天明命，撫有天下。朕太祖嫡子，奉藩於燕。恭承天眷，入繼大統，嘉興萬邦，同臻安樂。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位，特差指揮朵兒怛等齎鐵金文綺四端，往致朕意。今天下大定，薄海內外皆來朝貢。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，同為一家，使邊城烽埃無警，彼此熙熙共享太平之福，豈不美哉！」並遣敕賜虜太師右丞相馬哈兒暨太傅左丞相也孫台、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。諭以遣使往來之意。

虜寇遼東三萬衛，遼東都指揮沈永匿不以聞。上以欺蔽誅之。命兵部榜諭天下鎮戍武臣，凡有盜賊及虜寇聲息不奏者，罪如之（國初治邊臣欺蔽，其法甚嚴如此）。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：「寧夏多屯所，虜卒至時，恐各屯先受掠，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，四圍濬濠，廣一丈五尺，深如廣之半，築土城高二丈，開八門以便出入。旁近四五屯，輜重糧草皆聚於內。無事則各居本屯耕牧，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，以待援兵至，則寇無所掠。其攻取戰守之策，爾輩其深思之。」（此即堅壁清野之策。近日邊鄉屯聚皆當遵此。）

御史有言：「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，事多專制。」上諭侍臣曰：「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。況大將受邊寄，豈可盡拘文法。今當明與晟言，使之釋疑。」敕晟曰：「前者御史言卿專擅，此言官欲舉其職。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。朕既付卿以閩外之寄，事有便宜，即行而後聞。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，忠臣事君亦在推誠。朕知卿有素，委以重任。彼雖有言，卿勿置意，且盡心邊務，以副朕懷。」

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，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。又私匿韃靼人，又與女秀才劉氏造為邪謀，乞正其罪。上曰：「梅殷朕自處之。」因命戶部考定公、侯、駙馬、伯應得儀仗戶及從人數以聞。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，後殷被盜所殺。

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，乞不為常例，五分官民，令於甘肅衛倉中納准浙鹽，庶邊儲易充。從之。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，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。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，為經久之計，降敕獎諭之。

遣書諭趙王高燧曰：「朕居北京二十餘年，每有邊報，但令謹守地方，未嘗遣人輕出。昔中山武寧王，開國元勳，亦惟嚴守邊境，防慎出入，故無敗失。凡遇警急，但令嚴固守備，勿輕出兵。」

遣忽都帖木兒答刺罕齎敕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曰：「曩者丑間回言，爾聰明識天命，有歸誠之心。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，爾母子同心。自古名世之臣，懷先見之明者，能審時宜識去就。如王陵、陳平去楚歸漢；尉遲敬德、李靖舍隋歸唐；曹彬、潘美安身事宋。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，是以功名名遂，福及子孫。況爾明達不下古人，既知天命所在，則當決之趨吉避凶，就安去危，在此一舉。他日進退兩難，雖悔莫追。爾宜審之！」仍賜阿魯台鐵金文綺二端。改北平行都司棣後軍都督府徒於保定。命郡王高煦往開平操備。後太白出昴北，遣書諭高煦曰：「仰觀乾象，當知所省。占書云，金星出昴北，北軍勝；金星出昴南，南軍勝。今欽天監奏金星出昴北，而我軍在南，宜益加慎，不可忽略。」

按太祖因天廚入紫微而有邊寇之敕；成祖因金星出昴北而有加慎之諭。蓋二祖之備胡，每以天象為占。其留意周密如此。今之邊將其果有知天文者乎？宜其制勝之不如昔也！然成祖之命高煦往開平操備，亦因其前在燕有功，故重委之耳。而不虞高煦乃因有奪嫡之志也。

二年，移萬全右衛於德勝口。

三年，置鎮守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。駐宣府，專總兵事。於是宣府稱鎮。

六年，置巡撫大同都御史史仲成始任。

故元宗室本雅失裡。初，虜主坤帖木兒被弒。鬼力赤立，以非元裔，部下叛殺之。阿魯台為太師代領其眾，至是迎立本雅失裡。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，與阿魯台相仇殺。乃皆來貢。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；太平為賢義王；把禿孛羅為安樂王。後馬哈木死，命其子脫觀襲封順寧王。

七年，遣給事中郭驥齎書諭虜主本雅失裡通好，為所殺。

置鎮守大同總兵官佩徵西前將軍印駐大同、江陰侯吳高始任，於是大同稱鎮。命淇國公丘福為徵虜大將軍；武城侯王聰、同安侯火真為左右副將軍；靖安侯王忠、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。率師徵本雅失裡。

甘肅總兵何福奏韃靼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，今止於亦集乃。上遣楊榮齎敕諭福曰：「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，遲回日久，或致生變。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。須斟酌權宜，處之務在得當。」

八月，丘福等率將校千餘人至臚胸河，獲虜一人。福飲勞而詢之。言：「本雅失裡知大兵至，惶懼欲北遁，去此可三十餘里。」福喜曰：「當疾馳禽之。」是時官軍未集。諸將皆曰：「恐虜遣此人誘我。且駐兵候諸軍俱至而後擊之，毋墮虜計。」福不從。令所獲者為嚮道，率眾直薄虜營。每戰虜輒伴敗引去，福銳意乘之。李遠曰：「孤軍深入，虜故示弱貽我，進必不利；莫若結營自固，以待我軍畢至。」王聰亦力言不可。福皆不從。謀遣火真使虜營假言求和，自率騎繼之。火真猶豫未決。福厲聲曰：「不從命者斬。」乃先馳馬麾士卒行，控馬者皆泣下。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。虜眾奄至，李遠、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。聰戰死；遠馬蹶被執，罵不絕口而死。福與火真、王忠為虜所執，俱死之。

九月，遣書諭皇太子曰：「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，皆沒於虜。辱國如此，若不再舉殄滅之，邊禍未已。來春決意親征，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，不可忽也。」（時太子留守南京。）

上親征虜酋本雅失裡。詔告天下，命湖廣楊榮、金幼孜扈從。命夏原吉輔皇長孫留守北京。車駕發北京。三月，駐蹕鳴鑾戍。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使貢馬，謝恩。賜彩幣襲衣。上大閱誓師，次凌霄峰，登絕頂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：「元盛時，此皆民居。今萬里蕭條，尚敢倔強，果何所恃哉！」進至清水源，其地水皆鹹苦，不可飲。人馬皆渴，忽有清泉湧出。上命取嘗之，人馬給足，賜名神應泉。進次玄石坡。制銘勒於立馬峰之石。銘曰：「惟日月明，惟天地壽。玄石勒銘，與之悠久。」進至乾難河，元太祖始興之地也。本雅失裡率眾拒戰，一鼓敗之。本雅失裡棄輜重牲畜遁去。下令班師，至靖虜鎮，阿魯台復來戰。上親率鐵騎敗之。次擒胡山。勒銘曰：「瀚海為鑕，天山為鏑，一掃胡塵，永清沙漠。」又次清流泉。勒銘曰：「於鑿六師，用殲丑虜；山高水清，永彰我武。」上在軍中，每日暮，中官請進膳。上曰：「軍士未食，朕何忍先飽乎！」次開平，宴勞諸將士。上曰：「朕久素食，非乏肉也，但在塞外念士卒艱苦，豈能甘味，故寧已之。」車駕至北京，何福懼罪自殺。

按《北征錄》曰：「六月九日發飛雲壑，虜列陣以待。上敕諸將嚴行陣。虜偽乞降，上命敢招降授之。俄而左哨接戰，至為龍口虜擁眾犯御營。都督譚廣以神機營兵直衝其陣，敗之。追奔十餘里。上親逐虜於山谷間，復大敗之。虜葉輜重彌望，牛羊狗馬遍滿山谷。廣，驍將也。每用為前鋒。此北伐之初駕也。此時虜尚能師，所謂列陣詐降是已。」

九年，阿魯台遣使來納款，且請諭女直、吐蕃諸部屬其約束。上問黃淮。淮曰：「虜使各心則易制，若並為一則難圖。此實其奸謀，不可聽。」乃詔卻之。敕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。漢呼韓邪、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，福及子孫，爾宜效焉。特賜爾母子金幣。諭意瓦剌三酋共廢本雅失裡而立答裡巴。貢使亦不至。

十二年，議親征瓦剌。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，武安侯鄭亨、寧陽侯陳懋領左右哨，成山侯王通、都督譚清領左右掖，都督劉江、朱榮等為前鋒。三月，設隆慶州，並永安縣隸北京行部。隆慶，古緡雲氏所都之地。金置緡山縣；元仁宗生於縣東，改為隆慶州。國初移其民入關內，州遂廢。至是以其路當要衝，土宜稼穡，改為隆慶州。又設永寧縣隸焉，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。

庚寅，車駕發北京，皇太孫從行。上謂侍臣曰：「朕長孫上聰明英睿，勇智過人。今令躬歷行陣，知用兵之法。且見將士勞苦，征伐不易。」又謂胡廣等曰：「每日營中閒暇，爾即與講說經史，文事武備不可偏廢。」車駕至撒裡怯兒之地，虜酋答裡巴及馬哈木三酋率眾逆戰。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炮，斃賊數百人。親率鐵騎擊之，虜大敗。殺其王子十餘人，斬虜首數十級，餘眾敗走。上還帳中，皇太孫入見，叩首稱賀。上曰：「此虜尚未還，夜中尤須慎防。遲明追撲之，必盡殲乃已。」太孫對曰：「天威所加，虜眾破膽矣。請不須窮追，宜及時班師。」從之班師。駐蹕三峰山之西南。阿魯台遣所部都督來朝。命中官王安齎敕往勞之，賜米百石、驢羊各百頭。馬哈木亦遣使貢馬謝罪。敕寧夏鎮守陳懋曰：「瓦剌使者言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，將為己害，擬今冬襲之。斯言雖未可信，然吾邊境須有備無患。大抵禦寇之法，勿輕與戰。但堅壁清野，此最上策也。」敕大同、開平、遼東守將皆如之。

按《北征錄》曰：「六月七日，發倉崖峽，次急蘭忽失溫。虜酋答裡巴同馬哈木、太平、把禿孛羅掃境來戰，四集高山，可三萬餘。上躬環甲冑，師官軍精銳者擊之，諸軍繼進，火銃四發。寇潰棄馬走，奔集山巔。將暮，覆命精銳前突，繼以火銃。虜大敗，號慟宵遁。遂名其地曰殺胡鎮。十一日，出峽。餘虜復聚峽口，諸軍仍以火銃擊走之。十七日，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謁軍門朝見，賜勞回沙城，即元中都。此北伐之再駕也。蓋此時虜尚能陣，所謂四集山巔是也。聞之土人，是役也，我兵每以火銃取勝，由此中國益重神器雲。

駕次黑山峪。敕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，遂頒詔天下。秋七月，駐蹕宣府，至沙河。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、指揮使楊義奉表迎鑾。迎使來緩，且奏書失辭。曰：「此輔導者之不職。」遂徵黃淮等。淮先至下獄。後二日，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。上曰：「士奇姑宥之，朕未嘗識金問，何以得侍東宮？」命法司鞫之。已而親召士奇，問東宮事。士奇叩首言：「殿下孝敬誠至，凡所稽違，皆臣等之罪。」上悅而罷。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，乃下錦衣衛繫之。未幾特宥復職。上至北京，御奉天殿受賀。大宴群臣及從徵將士，詔禮部議功賞。

二十年，阿魯台數寇邊。時議北伐，廷臣方賓等以為宜先養民，賓復言糧儲不支，遂召問。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：「僅及將士之費，不足以供大軍。」即命原吉至開平稽視軍餉。至則具奏與賓同。且言聖體多疾，不宜出塞。上怒，急召原吉還。賓懼自殺。原吉係內官監，籍其家。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，並繫之。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饒運。先是阿魯台為瓦剌馬哈木等所敗，窮蹙日甚。以其部落奔竄而南，奉表稱臣，貢駝馬。上曰：「虜性點詐，勢窮來歸，非其本心。然天地之仁，發育而已，豈有所擇哉！」遂納貢使。詔封阿魯台為和寧王，母妻皆為夫人，賜金帛，俾仍居漠北。阿魯台感恩，遣其子來朝，貢馬。數年，生聚蕃富，復萌凶悖，其貢使歸往往就途劫掠。朝使至彼或恣慢侮拘留之，至是大寇興和。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沒，親征之議遂決。告於天地宗廟社稷，遣官祭旗纛、太歲風雲雷雨等神，及祭居庸山川。

辛巳，駐蹕雞鳴山。虜聞親征，遂夜遁。諸將請急追之。上曰：「虜非有他計能，譬諸狼貪，一得所欲，急走，追之徒勞。少俟草青馬肥，道開平逾應昌，出其不意，直抵窟穴，破之未晚。」次龍門，戍卒言虜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。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。次雲州閱兵，顧謂侍臣曰：「今從徵之士若不閱習，何以禦敵，兵法『以虞待不虞者勝』，又曰：『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』。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。」

五月端午節，次獨石。賜隨徵文武群臣宴。度偏嶺，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。上顧從臣曰：「朕非好獵，士卒隨朕徵討，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，振揚武事，作其驍勇之氣耳。」

金幼孜《鷹獵詩》曰：「羽士如林亦壯哉，長風萬里蹴飛埃。雕弓射雁雲中落，錦臂鞬鷹馬上來。絕壁重重圍網近，高峰獵獵豎旗開。從臣載筆長揚裡，謫簿{斬心}無獻賦才。」

上大閱，謂諸將曰：「兵行如水，水因地而順流，兵因敵而作勢。水無常行，兵無常勢，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。今先使之習熟行陣，猝遇寇至，麾之左則左，右則右，無往不中節矣。」戊辰，觀士卒射一小旗，三發皆中，賜牛羊各一，鈔二錠，銀碗二。上曰：「賞重則人勸。」是日，上親制《平虜》三曲，俾將士歌以自勵。召英國公張輔、安遠侯柳升、寧陽侯陳懋、隆平侯張信、應城伯孫亨等令就營中馳射，上親觀之。惟輔、升、懋連中，餘或半中。孫亨不中被罰，罷其領兵之任。張信托病不至，降充辦事官。發隰寧，次西涼，乃故元往來巡遊之所。上望其頽垣遺址，樹木鬱然，曰：「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，豈計有今日，可以為股鑿矣！」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。次閔安。下令軍中牧放樵彩，皆不得出長圍之外。時大營居中，營外分駐五軍，建左哨、右哨、左掖、右掖以總之；步卒居內，騎卒居外，神機營在騎卒之外，長圍又在神機營之外，圍各週二十里。上諭諸將曰：「卿等嘗從朕徵討，百戰成功。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。」諸將叩頭言：「臣等淺陋，惟成算是命。」上曰：「兵法雲，多算勝少算不勝，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，不可忽也。馭眾之道固須部伍整肅，進退以律，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，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。上下一心，乃克有濟。至於同列，尤須和協，一隊當敵，則各隊策應，左右前後莫不皆然。譬如同舟遇風，齊力以奮，波濤雖險，靡不獲濟。爾等勉之。」

發威鎮，次行州。命戶部以山西、河南、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。次威遠川，開平報虜復攻萬全，諸將皆請分兵還擊。上曰：「不然，此詐謀也！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，故為此牽制之術，不足慮也。」次殺胡原，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。備言車駕親征，阿魯台舉家惴栗。其母及妻罵曰：「大明皇帝何負爾，必欲為逆天負恩事！」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樂海，與其家屬直北遁矣。上曰：「此點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，不可不嚴備。」前哨繼獲虜部曲，驗其果遁。乃召都督朱榮等還，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，焚其輜重。上曰：「朕非欲窮兵贖武，虜為邊患，驅之足矣。將士遠來，亦宜體息。」遂命旋師。

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，自稱可汗。瓦剌脫觀攻阿魯台，敗之。虜中有來降者，言阿魯台將犯邊。上召諸將諭曰：「去秋此寇犯興和，朕率師搗其巢穴，其窮亦甚矣。今以朕既得志，必不復出，故萌妄念。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，虜不虞吾兵已出，虜輕肆妄動，我因其勞而擊之，破之必矣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善。」是日命柳升、陳英將中軍，鄭亨、張輔等將左右軍，陳懋等將前鋒，先馳攻之。車駕發宣府，次沙嶺。賜諸將內廐馬。次萬全，兵民有進馬、牛、瓜等物者，命倍時值酬之。虜中阿失帖木兒、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。言阿魯台今夏為脫歡所敗，部落潰散，無所屬。今若聞天兵復出，必疾走遠避，豈復南向。命賜酒饌衣服，以二人為正千戶。

陳懋等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名王也先土乾來降，陳懋引見。土乾遙望天顏，尚有懼色。上命稍前曰：「華夷本一家，豈有彼此！」封為忠勇王，賜姓名金忠，並誥命鐵券玉帶。又以其甥把台罕贊土乾歸順，封為都督，賜冠帶鐵金襲衣。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。上曰：「昔唐突厥頡利入朝，太宗有矜大自得之意，朕所不敢。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，邊境無慮，兵甲不用，斯朕志也。」

初，金忠來歸，屢請討阿魯台，願為前鋒自效。上曰：「兵豈堪數動，朕固厭之矣！」忠曰：「雖天地大德，無物不容，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！」上曰：「卿意甚善，但事須有名，姑待之。」是日邊報阿魯台入寇。召公侯大臣計之，且告以金忠之意。群臣奏曰：「忠言不可拒，逆賊不可縱，邊患不可坐視，用兵之名不得避也，惟上決之。」上可其奏。即日敕緣邊諸將整兵以候駕。次開平，上召大學士楊榮、金幼孜至幄中，諭之曰：「朕昨夕三鼓，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『上帝好生』，如是者再，此何祥也？豈天有意此寇屬乎？」榮對曰：「陛下好生惡殺，誠格於天。此舉固在除暴安民，然火炎昆岡，玉石俱毀，惟陛下留意。」上曰：「卿言合朕意，豈以一人有罪，罰及無辜。」即命草敕，遣中官伯力歌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，諭其部落曰：「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，朕待之甚厚，朕何負於彼而寇掠不止！朕體上帝好生之仁，亦猶冀其或改自新也。今王師之來，罪止阿魯台一人，其所部頭

目以下悉無所問。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，悉待以至誠，優與恩賚，毋懷二三，以貽後悔。」

次長樂鎮。楊榮、金幼孜待，上曰：「漢高祖過柏人，慮迫於人。今朕至長樂，思於天下同樂，何時而庶幾也！」榮等對曰：「陛下聖志如此，天必助順矣。」次清鎮。即元之應昌路。是日，兩重車皆在後，上諭諸將曰：「輜重者，六軍所恃以為命。兵法無輜重，無糧食，無委積，皆危道。曹操所以屈袁紹者，先盡其輜重。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，爾等獨不遠慮耶！」遂命分兵接之。

次天馬峰，復行數十里。陳懋等遣人奏：「臣等已至答蘭納本兒河，彌望荒塵野草，虜隻影不見，疑其遁已久矣。」上遣張輔、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，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賊。次連秀坡。陳懋、金忠引兵抵白邨山，咸無所遇。以糧盡還。張輔奏：「願假臣等一月糧，率騎深入，罪人必得。」上曰：「今出塞已久，人馬俱勞。虜地早塞，一旦有風雪之變，歸途尚遠，不可不慮。楊榮、金幼孜言是，卿等且休矣。」次清水源。道傍有石崖，高數十丈。命楊榮、金幼孜刻石紀行曰：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。」

次翠微岡。上御幄殿，憑几而坐。上顧問內侍海壽曰：「計程何日至北京？」對曰：「八月中可至。」上頷之。即而諭榮、幼孜曰：「東宮歷涉年久，政務已熟，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。朕惟優游暮年，享安和之福。」榮、幼孜對曰：「殿下孝友仁厚，天下屬心，允稱皇上付托。」上喜，顧太監馬雲賜榮、幼孜羊酒。

次蒼崖戍，上不豫，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，謹防毋忽。次榆木川。上大漸，遺命傳位皇太子。上崩。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，秘不發喪。密與楊榮、金幼孜議喪事，一遵古禮。含斂畢，載以龍輿，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。遺詔赦夏原吉，給還其家。

此北伐之三駕也。帝出塞已久，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。楊榮、金幼孜夙夜私慮，奏言虜已遠遁，遂獲班師之命，而龍馭上賓矣。尹耕曰：「二祖之御北虜，緩急不同，戰守各異何也？太祖之時，北虜初遁，邊境未安。王保保等盤據於西土，蠻子沙不丁輩覬伺於東方，而中山、開平之掃除，岐陽、穎國之經略，日不暇給，良亦勞止矣。太祖知窮寇之難盡，兵威之不可不戢也。懲和林之憤，抑請將之請，實開平之戍，城德勝之關，按甲息兵，以須邊人之和，謹烽廣偵，以伺犬羊之隙，此與漢高白登解圍，絕口兵士之意同。而漢高失之於驕盛之時，得之於圍困之後，且奉親之策，宗女就行，金縷歲費，視此為霄壤也。成祖之時，邊土又安，虜亦漸熾，兵不可以忘戰，將不可以忘兵。成祖知一勞之永逸，犒牛之不可不豫也，集諸路之師，興三駕之役，寒突豕之膽，空漠北之穴。張皇六師以示威，招來阿魯以示德，此與漢武下詔復仇鞭撻四夷之意同。而漢武不顧海內之虛耗，兼事西南之急，且委任將校李陵敗降，二師覆沒，視此為霄壤也。夫太祖之休息正所以為今日三駕之資，成祖之三駕正所以成前日休養之績，其旨固無不同也。太祖末年整飾邊兵，聯絡佈陣，步兵調集必十五萬以上，此何意也？蓋將以有為也。成祖班師至翠微岡謂楊榮等曰：「東宮歷涉年久，政務已熟，還京以政付之。朕惟優游暮年。」此何意也？蓋將以少息也。於戲！馳張文武之道，二祖備之矣。後聖繼嗣，值閭閻之困乏，則生養以保民，當土馬之盛強，則詰戒以警侮，具有成憲也夫！

洪熙元年，復前戶部尚書官原吉在獄時喪母，未克成服，乞賜歸葬終制。賜原吉米十石、鈔一萬貫、胡椒一百斤，命有司治葬事。

宣德三年，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逸歸。上謂戶部曰：「此皆身陷虜中數年，艱苦多矣。今獲來歸，可憫也。其令充御馬監勇士，給衣糧以優之，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，著為令。」

上御奉天門。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：「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，比來邊備不審，何以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。今農務將畢，朕將親歷諸關，警飭兵備，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。」蹇義、夏原吉、楊士奇等各率其職扈從。敕附馬都尉袁容、都御史顧佐等居守。車駕發京師，度潞河，駐蹕虹橋。召諸將諭曰：「朕深居九重，豈不自樂，但朝夕思念保民，故為此行。今日渡河，道路所經，皆水潦之後，秋田無獲。朕念民艱，憫焉於心。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，必殺不赦。」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。

入薊州境內，上覽郊原平遠，山川明秀。田疇刈獲之後，頗有遺秉滯穗。上甚喜，歎曰：「使他處皆若此，朕何憂焉。」次薊州西之五里，文武官吏耆朝見，上進其州官諭之曰：「此漢漁陽郡也。昔張堪為政，民有樂不可支之歌，流聞至今。古今人材性不相遠，爾曹勉之！」又進其耆老諭曰：「今歲斯郡獨豐稔，無他虞，善訓勵子孫，務禮義廉恥之行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。」眾叩首而退。

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，已至宣府。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。時兀良哈人寇大寧及寬河。上親擊走之。（詳具《兀良哈傳》中）詔班師。

兵科給事中載弁奏：「自山海至薊州，守關軍萬人，列營二十二所。操練之外無他差遣，若稍屯種，亦可實邊。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，斟酌分給，且屯且守，實為兩便。」上嘉納之。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。四年，置鎮守偏頭及雁門、寧武三關總兵官，駐偏頭。

按國初建將屯兵，首先偏頭，以其極邊耳。故偏頭當與宣大較，不當與雁寧較也。

陽武侯薛祿至宣府護軍餉，於是定開平每歲運糧四萬石。自京師至獨石立十一堡，每堡屯軍千名，各具牛車轉運，以六十日達獨石。其開平備運官軍則於獨石轉運。祿往來督軍防護。蓋道里險難，胡馬出沒故耳。開平不易守以此。五年春二月，北虜寇開平。陽武侯薛祿擊敗之。戰於奇黃山，斬獲頗多。

此護餉之戰也。故開平之棄，祿持議甚決。

城獨石、雲州、周■、赤城、葛峪、常峪、青邊口、大白陽、小白陽，設隆門關諸處。成城設守，及前趙川、張家口城，俱陽武侯祿建議。

棄開平。洪武二十三年，北虜來降者眾。詔於灤水北兀良哈之地置朵顏、大寧、福餘三衛，命其酋長為都督，使為東北外藩。成祖征伐，三衛從戰甚力。乃從封寧府，移大寧都司營州衛於內地，盡以大寧之地與三衛。由是宣遼隔絕，開平失援，虜時出沒，餉道艱難。至是陽武侯祿上疏極言其狀，以為宜棄開平。時議難之。祿至京面陳其詳，遂從開平衛於獨石，棄地蓋三百里。

尹耕曰：「開平，元之上都也。灤水遠南，龍岡奠北，蓋形勝之地也。元人以之肇基，成祖北伐往來由之。東路有涼亭、沈河、寨峰、黃崖四驛以接大寧；西路有恒州、威虜、明安、臨寧四驛以接獨石。巨鎮隱然屏我山後，遇有警急則宣、遼有首尾之援；居常戍防則京師得封植之固。夫國家定鼎北平，不患於帶幾之無憑，而患於肩背之失恃。大寧既委三衛，開平復移獨石，遂使京師之北僅存藩籬，犬豕遊魂籍聲黃內，所關豈細微哉！究而論之，則屯田便宜於轉輸，一勞可以永利。大寧要害於開平，易置亦頗非難。夫五原在豐勝之外，沙磧之間，昔人且猶開渠營田，以規全利。何龍岡之沃，灤水之潤，開平獨不可田邪？又失開平則後背雖空，尚有宣府獨石之固，失大寧則左肩全弱，宣遼隔絕矣。故嘗為薛祿計曰：『開平可田，屯田可也。不可田則易置大寧可也。』夫劉秉忠諸人皆於開平樹藝卜隱，則開平無不可田之理。開平為元故都，山水明秀，壤城郭宮闕而留其民居以與三衛，則三衛亦無不樂從之理。二策無不可就也。土人稱祿馳驅邊塞，悉心經營。然祿知謹於封疆之小利，而昧於夷夏之大防；知懲乎目前之紛擾，而滯乎繼世之權變。開平孤遠，不易守矣，而北門單弱之不恤；餉道艱難，不易致矣，而屯田開墾之不求；割棄境土三百餘里，不之惜矣，而易置三衛之不講。此所以效成於一時而禍伏於異日，恩加於近塞而謀失於遠猷。智者窮源，不能無慨也。」

七年春正月，虜由段家村入寇偏頭。總兵官李謙設伏於黃草梁，禽其酋隱克力等。置協守大同副總兵官。國初以都督方昭鎮東勝，稱副總兵，至是定為協守。

初，兵部尚書張本奏：「甘肅、寧夏、大同、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，所費浩大。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，田禾豐稔，軍士一切用度多以谷粟易換。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，彼處應用布帛等物，戶部差人運去。依價收糴，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，歲以為常。儲為糧餉，則民力可省，邊儲可充。」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。至是武安侯鄭亨、寧陽侯陳懋、都督譚廣、

劉廣言：「甘肅、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；大同、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。如運至依時，易換為便。」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，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。陝西委參政陳琰、山西委參政樊鎮、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。從之。

按此事今亦宜。因邊地有收之時，間一行之，亦可積粟。

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。時巡按御史張勳言：「大同地平曠，所種粟麥有收多為軍官據占。小民日困，乞遣官按視，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。」乃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。

九年，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：「今運糧赴開平，每軍運米一石，又當以騎士護送，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。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，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。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，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。」從之。

瓦剌脫歡攻阿魯台，殺之。欲領部落，人心不服。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為主，居沙漠之北，哈喇噶等部皆應之。脫歡使昂克等朝貢。陸辭。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，並齎敕諭脫歡曰：「王克紹爾先王之志，遣人來朝進馬，具見勤誠。聞殺阿魯台，尤見王之克復世讎。所云已得玉璽，欲獻，亦悉王意。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，皆不係此。王既得之，可自留用。」仍賜脫歡貯絲五十表裡，以答其獻雲。

車駕巡邊，幸宣府鎮城。

十年，始置鎮守監槍官，宣大各二員，雁門關一員，駐太原各路，仍置分守守備，幾遍邊境。說者謂三楊論思之失。北虜人寇寧寧，由七里溝入。指揮江海、千戶包讓、百戶赤盡勝死之。

按宣廟在位十年，巡邊者四。故虜不敢窺隙，其振揚威武，後世莫繼。是時宣府為朝廷北門，陽武侯薛祿、都督譚廣相繼守之，為各邊最。侍郎劉璉參謀軍事，凡所措畫，得邊人心，一時君臣之盛如此。

正統元年，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。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眾入寇鎮番，副總兵劉廣往援，遇虜而退。虜隨逼涼州，廣閉門不出，虜大掠而去。廣奏功微賞。車劾其罔不上法諸事，請置之法；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。詔各械係至京下獄。朝廷以車公嚴執法，可當師帥之任，故有是命。仍以白金文綺賜之。

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命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，遇虜。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，逗留不行。亨信至其營責之。貴等以芻糧不繼為解。亨信劾貴、敬等老師玩寇，侵克軍餉，乞正罪以振軍法。上乃敕兵部尚書王驥巡邊，許以便宜行事。驥至甘肅稽閱邊備，見莊浪、永昌、山丹路俱廢烽堠，軍無紀律，大會諸將於轅門。問：「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畏軍令者誰最甚。」咸曰：「都指揮安敬。」命引出斬之。徇於眾曰：「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。」三年股票。因大閱士伍，謹斥堠，嚴部伍，勤訓練，利器械，軍容肅然。虜入甘肅，王驥督諸軍御之。

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盡心邊務，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。或怵以後患。車曰：「吾敢愛身以誤國乎？」同事者多耽宴樂，忽大計。車遂斷酒肉，澹泊自處。凡燕會皆不與，而持論益堅，據理守正。每有功賞，雖敕下必覆論而後行，設有詐冒，必糾正之。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升賞，車奏罷所升官。能復請，上有之。車反覆論其不可，曰：「詐冒如能者非一人，臣方次第按核，今有能，如餘人何？若無功而得官，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！」詔嘉車忠誠。遣使賜白金四十兩，文綺四表裡，仍進從二品祿。

虜酋阿台朵兒只伯入寇。王驥選精兵二千，遣都督蔣貴將之。瀕行戒曰：「兵精氣銳，遇賊不能剿殺無復相見。」貴父子感奮。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，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。貴遇虜於石城兒泉，破走之。驥與太監魯安、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。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為號。貴襲虜巢穴。與任禮等縱兵夾攻於梧桐林，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。復進兵攻野狐川、青羊山。轉戰二千餘里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，馬駝畜產不可勝計。虜酋率數十騎遠竄，尋死。

驥以甘州官軍冗濫，徒費糧餉，不堪用，乃選留壯卒二萬五千。餘還本衛，更番代上，於是兵得休息，且減轉輸之勞。驥遂還京。貴起於行伍之微，升至大將。能與部下同甘苦，凡出境搗虜，衣糧器械皆自齎，不役一人，臨陣則挺身奮擊，子弟士卒如蟻附，以死向敵，敵皆披靡，用是立功。惟不知書，短於謀略，必得軍師而後成功。然能忘己之勢，聽人指揮略不較。守河西，以功封為定西伯，亦名將也。

令大同、宣府遼東、陝西沿邊空閒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盡力耕種，免納子粒。三年，宣府置巡撫，都御史李儀首任，儀素持正，至鎮行伍肅然。七年，以遼東守將數失機，命都御史王翱提督軍務。至鎮，守將以下庭參。翱詰責玩寇之故，將斬之，再三祈哀，乃釋。於是三軍莫敢不用命。逾月行邊，自山海關直抵開原，高牆垣深溝塹。五里為堡，十里為屯。烽燧斥堠堞連棋佈，千里相望。仍簡閱戍卒，更其老弱。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，凡詞訟無問輕重，以布絹穀粟量罪准贖，雖人命亦許贖之。曰：「償命無益死者之家，財或足以濟其用。」行之不疑。在遼數年，措置糧銀馬疋數萬，邊用充足，器械鮮明。

八年，瓦剌順寧王脫歡死。子也先嗣。也先同普花可汗遣人貢馬。自脫歡殺阿魯台，併吞諸部，勢浸強盛。至也先益橫，北邊自此多事矣。十二年，羅亨信在宣府上言：「也先窺伺驛端，圖謀入寇。宜豫於直北要害增備，不然恐貽天患。」中官王振專國，議寢不行。以楊洪為宣府總兵官，洪初破虜阿台於塞下，封昌平伯。

十四年秋七月，北虜寇獨石馬營。楊洪之子俊為獨石馬營守備，懼不敢戰，乃棄城而遁。虜遂陷其營。

按天順多事，昌平馳驅，然而土木之變根於此路之不守。由於楊俊之失機，故楊氏有餘誅也。

虜寇雲州。永寧守備孫剛、谷春率兵來援，戰不利，入城縊死。城遂陷。剛，齊東人。春，宦官。時官軍死義者更九十餘人。

先是，有二使至虜（通事馬清、馬雲）。其一人將還時，也先作番樂宴饒之。謂也先曰：「公等惟識此！寧知中國歌婦婦人笙簫細樂之美，我他日來乞一班以賜汝。」也先聞而喜。其一人因也先命其子勸之酒，謂也先曰：「好與中國結親，吾歸與朝廷言贊成之。」也先喜。附進馬三疋為儀。然二人實誑之。先後歸，皆不敢奏。也先益怒，深怨朝廷。乃欲托他事以起邊警。至是年例進馬，也先遣使則多報人數，以窺朝廷。王振怒其詐，拘留其使，減去馬價。也先益怒，合諸部大舉。及陷獨石，勢益急。王振擅命，跋扈歲久，至此不復與大臣議，挾天子親征。廷臣大小上章論利害，懇留。不從。次日即行，扈從臣僚皆忙迫失措，人情洶洶。駕出居庸關，連日風雨。至宣府，會暮，有黑雲如傘罩其營，雷雨大作，人馬滿營皆驚。隨賀大臣連疏請還宮。振益怒，俱令略陣。吏部郎中李賢與三五御史約謂：「今天子蒙塵，六軍喪氣，無不切齒於振。若用一武士之力執振其首於上前，數其誤國，請遣將率師往救大同，而後駕可回也。欲謀於張輔，不得間而止。至大同，振欲出塞。未已，會偏將西寧侯宋瑛、武進伯朱冕出御，全軍皆覆沒。車駕幸王振故宅。鎮守中官郭敬密言於振，車駕勢決不可行，振始有回意。

明日，下令旋師。至晚雷雨滿營，又連日皆雷雨。大同副總兵郭登請學士曹鼐、張益調車駕宜從紫荊關入，可以避虜。鼐、益入奏。既而令下入紫荊，人情大安。行四十里，忽折而東。蓋振聞輜被虜所遮，乃麾軍復由故道耳。遂遣張輔率兵五萬迎虜，冒入鵠兒嶺，為虜擊死。車駕至狼山土墓，日尚未晡。去懷來城二十里，欲入保懷來。振輜重千餘輛尚在後未至，駐土墓以待之。駙馬都尉井源、成國公朱勇復前，敗死，師居喪營中。將領不識地利，遠絕水路，人馬飢渴，掘井深二丈無泉。虜四面薄擊，兵士爭先奔走，行列大亂，勢不能止。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，虜擁以去。扈從臣僚死者尚書鄭野、王佐、曹鼐及行人司司正尹昌、行人羅如壻等百餘人。虜獲輜重無算，自謂出望外。

按英公曆事四朝，為元老上將。自王振盜權專橫，與三楊皆避禍，不以國家安危自任，言於皇太后請誅之，由是國命皆歸於振。己已親征，心知不可而從之出，不免於難。若早與三楊謀，而去振，則禍不待避，節不須折，何至臨老身膏草野乎！

又按王振，山西大同人。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乏功績者，審有於嗣，願自淨身，令人官中訓女官輩。時有十餘人，後獨王振官至太監，世莫知其由教職也。英宗登極，即侍左右，言無不從。正統初，太皇太后張氏同聽政。元老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居輔弼，

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。數年間，政治清明，為本朝之極盛。振每承命，至文淵閣，二公與之言，振必立受。自聖母上仙，楊榮繼死，士奇以子稷之故堅臥不出，溥惟一入當事，年老勢孤，繼登庸者皆不能自奮。於是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攘，生殺與奪盡在其手。遂殺諫官劉球，去大臣之不輔己者，舉朝皆以翁父呼之。一日，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。有門南向，甚宏麗，蔣自東橫行詣門，遙見都御史陳鑑、王文跪門外，俯首向北。性中以為駕在，步稍緩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，急趨而東。性中遇之，問曰：「上在邪？」二人曰：「王太監也。」性中既見，乃是索遼東地圖。言畢，性中遽出圖。乃成祖朝所畫，久藏兵科，後來圖籍堆壓其上甚多，尋之數日，方得送去，不知其何用也。後有御史因見振不跪，坐事送錦衣衛獄，捶楚幾死，發極邊充軍。振之作威如此。

也先奉土居伯顏帖木兒（也先弟）營。報至，京師大震。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緞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。命成卞王權總萬幾，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。詔立皇氏子見深為皇太子，時年二歲，仍命成卞王為輔，代總國政。撫安天下。九卿科道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。成卞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。百官言振罪惡滔天，傾危宗社，今日若不速正典刑，何以慰安人心！因慟哭聲徹中外。王起入內，眾隨擁入。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。眾奮欲斃英，英懼。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。英脫身入錦衣衛。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且去。給事中王■憤起順首曰：「順平昔助振為惡，禍延生靈。」眾爭毆蹴踏，頃刻而斃，血流庭中。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、毛二人，亦毆殺之。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宅，並其黨。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，反接踞於庭，眾共唾罵喧嘩，班行雜亂，無復朝儀。王亦疑懼，屢起欲退還宮。兵部侍郎於謙直前扶掖勸止之，且請降令旨。馬順罪惡應死勿論。獎諭百官各歸蒞事。磔王山於市，族屬無少長皆斬。皇太后命以於謙為兵部尚書，治兵備虜。以各營精銳盡沒，軍資器械亡失一空，乃議奏遣官分投招募武士舍飲義勇，及起倩民兵替出緣河漕軍，赴京訓練。移文工部督內外局廠晝夜並工造修戰具。近京城鎮戍所在各戒嚴。

甲戌，虜擁上至大同城下。索金幣，約賂至即歸駕。都督郭登閉門不納。上城謝曰：「賴宗廟社稷神靈，天下有君矣。」上傳旨曰：「朕與登有姻■連，何外朕若此！」登曰：「臣奉命守城，不敢擅啟閉。」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。於是廣寧伯劉安、孫祥、霍■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。既獻，虜笑不應，竟擁駕去。初謀劫營奪駕，選壯士七十餘人與之盟，激以忠義，約事成高爵厚賞，士皆奮躍用命。會有以危言沮者，既淹久，虜驚擾而去。

也先屢欲謀害上。一夜忽大雷雨，震死也先所乘馬，由是恐怖益加敬禮。錦衣校尉袁彬為虜所掠，得侍上左右，頗知書識字，百凡警敏。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，至是回侍駕留虜庭，維持調護，二人之力居多。又有衛士沙狐狸者，在虜中汲水取薪，備及勞苦。也先問之，亦善於應對，云：「皇太后詔，皇太子幼衝，未能踐祚。成卞王年長，宜早正大位，以安國家。於是群臣勸進，擇日登極。」上在虜營，也先遣使來言，欲送上還京師。使回以金百兩、銀二百兩、彩緞二百疋賜也先。也先復遣使致書，辭甚悖慢。於謙曰：「虜賊不道，氣滿志得，將有長驅深入之勢，不可不預為計。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、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，列營操練，以振軍威。選給事中御史如王■輩分投巡視，勿致疏虞。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，毋為虜所掠。棄東勝。」國初置東勝諸衛，然多事草創，什伍虛耗。至是虜寇逼，詔徙諸衛內地，遂棄東勝。此我朝不復四郡之實也，蓋嘗論之有二失焉：洪熙、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；景泰、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。由是偏頭鄆於犬羊而全晉以北單矣，豈惟全晉，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也。此而不守，則右臂斷，全隄危矣。可惜甚哉！少保公極力於獨石而不注懷於東勝，其意何也！

也先以送駕為名，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。京師戒嚴。先是太監喜寧者，胡種也。少給事掖庭，性惠黠，得上皇心。及北狩，寧隨之，降於也先。盡以中國虛實告之，為彼嚮導。虜破紫荊關，入殺指揮韓清等，都御史孫祥走死。朝野洶洶，人無固志。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，侍講徐■呈自以為通曉天文，倡言上占天象，京師必不可守，必須南遷，語瑣瑣不已。英叱之，令人扶出。

鄉進士練綱（長州人）上《勤王急務疏》曰：「虜勢猖獗，非直要求金帛而已，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。我國家富強，固非宋比。然求其人如種師道、李綱，亦未多見。乞遴選武臣，授以方略，俟其深入，乃奮擊之。及救邊將勒兵內向，邀其歸路。設有倡為和議，緩於武備。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，即為奸臣，宜即加誅，以為眾戒。」上奇其才，擢為御史。明日，於謙上疏言：「京師天下根本，宗廟社稷咸在，若一動則大勢盡去。宋南渡之事可鑒矣。」太監金英宣言於眾曰：「有以遷都為言者，必誅之。」乃出榜曉諭，固守之議始決。

虜焚長陵、獻陵、景陵，喜寧曠也。先遣使議和，索大臣出迎駕。眾知其詐，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，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，出朝上皇，見也先。也先謂：「爾等皆小官。可令胡■、王直、於謙、石亨、楊善等來。」復辭歸，上皇諭二人曰：「彼無善意，爾等宜急去。」二人方回，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，攻城益急。先是都督石亨協守大同，坐不救駕，下吏。或言亨勇略者，上出之於獄，以為大將。命於謙總督軍務。亨議欲盡閉九門，堅壁待虜，謙不聽。未幾，也先入關，長驅直前。謙與亨分軍德勝、安定二門外，亨眾雖新集，號令嚴明。虜先至者四散前突，堅不為動。虜知有備，稍自引卻。也先次至城下。謙促亨與戰，亨挺刀單馬進，獨殺數十人。從子指揮彪持斧率諸親信子弟從之。諸軍由是歡呼踴躍，聲震天地。虜卻而西，亨追至城西，復戰，虜復卻而向南。亨命彪率精兵千人至彰義門，虜見彪軍少，易而逼之。亨統大軍遽乘之。謙盡謀知虜移車駕離其壘漸遠，乃炮擊其壘，虜死炮下者萬計，潰而南奔。是時，分守各門諸將都督孫鏜、衛穎、范廣、張義、雷通各率兵追之。凡三日，遇於清風店。時朝廷又召宣府、遼東兵入援。募將士能擒也先者，封國公，予萬金。虜懼，將由紫荊、倒馬關北出，慮官軍後躡弗利。亨令謀者給虜，謂亨未至，在陣者假亨名耳。虜信之，率眾來攻。亨領彪與精銳數十騎奔擊大呼，直貫虜陣，刀斧齊下，殺虜數百人。虜知其為亨也，驚駭鬩亂，自相蹂踐。官軍乘之，復斬首無算，積屍十數里。也先潛從數騎夜遁走。所掠羊馬貨物棄遺如丘陵，虜號而奔，壓枕藉，得歸者才十之二三。脫脫不花聞之亦北遁。

崆峒李副使夢陽《石將軍戰場歌》曰：「清風店南逢父老，告我已巳年間事。店北猶存古戰場，遺鏃尚帶勤王字。憶昔蒙塵實慘怛，反覆勢如風雨至。紫荊關頭畫吹角，殺氣軍聲滿幽朔。胡兒飲馬彰義門，烽火夜照燕山雲。內有於尚書，外有石將軍。石家官軍若雷電，天清野曠來酣戰。朝廷既失紫荊關，吾民豈保清風店。牽翁負子無處逃，哭聲震天風怒號。兒女牀頭仗鼓角，野人屋上看旌旄。將軍此時挺戈出，殺胡不異草與蒿。追北歸來血染刀，白日不動蒼天高。萬里煙塵一劍掃，父子英雄古來少。天生李晟為社稷，周之方叔今元老。單于痛哭倒馬關，羯奴半死飛狐道。處處歡聲操鼓旗，家家牛酒勞王師。休誇漢室嫖姚將，豈說唐朝郭子儀。沉吟此事六十春，此地經過淚滿巾。黃雲落日枯骨白，沙磧慘淡愁行人。行人來折戰場柳，下馬坐望居庸口。卻憶千官迎駕初，千乘馬騎下皇都。乾坤得見中興主，日月重開再造圖。梟雄不數雲台將，石家善戰天下無。嗚呼石家今已無，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！」華宗彙「《己巳北征詩》曰：「曉日都城動鼓聲，五雲高捧六龍飛。虜邦負固當聲罪，戎卜屋與師未決機。車駕北巡沙漠杳，兵戈南隔信音稀。聖朝威德非炎宋，未必胡塵■衰衣。（其一）黃沙白草路漫漫，蹀血轆門戰未殘。部落風霜兵騎勇，行宮兩雪翠華寒。五朝臣庶懷忠憤，萬國山河望治安。寄語旃裘須苦服，承恩未受漢衣冠。（其二）萬乘如雲擁陣圖，關城笳鼓應山呼。本期突厥歸唐室，誰信單于襲漢符。戰士妄身皆效死，元戎討賊尚彎弧。皇明踐祚天威重，擒虜何當一獻俘。」

也先復以上皇北去。也先出居庸，伯顏帖木兒營上皇出紫荊關。連日雨雪，上下艱難。遇險則袁彬執控，哈銘隨之。既入虜境，也先來見。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：「勿憂！終當送還。」食訖辭去。

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。朝廷卻之，胡濙、王直言：「不花，也先，君臣素不睦。宜受其獻以間之。」上從其言。使人入見，賜衣服酒饌金帛，視常年有加。初報也先逼朱謙於關子口。又明日，報追石亨於雁門關。言者謂宜急發京軍往援。於謙料虜不能持久，奏上方略。密授朱謙等仍令各營設伏兵為遙援，先聲待報，虜果出境。

按自土木陷駕，邊報絡繹，訛言萬端，事情百出。謙攝兵部，先事預防。折衝制變，京師復安者，謙之力也，可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者矣。

初，邊城多陷，宣府孤危。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入衛京師。人心皇皇，或欲遂棄其城，眾紛然就道。都御史羅亨信不可，仗劍

坐當門拒之。下令曰：「敢有出城者首斬之！」眾始定。城中老稚歡呼曰：「吾屬生矣。」因設策捍御，督將士誓死以守。虜知有備，不敢攻。賴以保全，亨信之力也。

初，先府總兵楊洪生長在邊，起於行伍。歷升都督掛印，紀律頗嚴，士卒用命。為人機警有權略，兵行出詭道，善於劫營。自宣德以後，虜人與中國和好，未常大舉擾邊。或有出臘行劫者，多不過百餘騎，少則數十騎而已。洪每出其不意，搗其虛取勝。虜人畏之，呼為楊王。至己巳，也先大人，經宣府，洪莫知為計，閉門不出。朝廷聞，逮洪係獄。至是釋之，使自效。洪乃與孫鏜、萬廣等擊餘虜於涿州等處。至固安，大捷，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，斬首四百餘級，邀還俘掠人萬計。

按虜犯統幕，洪能自後衝之，必無是敗。洪竟不顧英皇至城下，呼之亦不出。及虜逼都城，始與遼東守將曹義被召回赴關，適虜退，終不能挫賊鋒。朝廷念其宿將，與石亨偕受賜賞爵。洪，昌平侯；亨，武清侯。亨既敗虜，名動四方，後虜眾見邊人必稱曰石爺爺。洪子俊以禽喜寧功，進秩都督，改東路參將。巡哨懷來，擅調永寧官軍於懷來守備，永寧西城門砌塞。於謙劾其方命專擅作威福，詔有不問。又以私怒杖殺都指指陶忠。洪懼禍，奏取俊還京，隨營操練。既至，謙並劾其獨石棄城喪師，懷私捶死邊將之罪，請非誅俊無以示戒將來。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。於是逮擊法司議罪，斬於市。

又按初文皇時，有皇甫仲和者，精天文推步之學。與袁忠徹俱從親征。至漠北不見虜至，上意疑欲還師，召仲和占之。曰：「今日未申間，虜至自東南方。王師始卻，終必勝。」召忠徹問之，皆如仲和言。上怒二人朋欺。戒之曰：「虜今日不至，皆死。」伺之日中，復召二人，上對如初。頃之，虜大至。上登高望之，東南我師已卻。總兵譚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，虜敗去。至是己巳，仲和老矣。大學士曹鼐與鄰居，以親征事謀之曰：「胡、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？」仲和曰：「不能止也。紫微垣諸星皆動矣。以老夫計之，當先治內而後行。」曰：「已有旨，某監國，某從。」仲和曰：「不如立儲君。」曰：「東宮尚幼。」仲和曰：「恐終不免於患。」及虜逼城下，城中人皆哭。仲和登高望，謂家人曰：「雲頭不向南乎？大將氣至，虜將還矣。」明日，楊洪等人援，虜遂遁。觀是雖其術之神妙，亦可見國家安危，胡虜盛衰，自有定數，非人力所能為。但在君相則不可言命耳。內修外攘，人定勝天，強為善而已。

初，喜甯既道也先入關，復嗾六七大臣議和，索金帛以萬萬計。禮部使往問於謙，謙曰：「今日止知有軍旅，他非所敢聞。」對壘七日，竟不議和，而虜自退。初議者欲燒通州倉以絕虜望。於謙曰：「國之命脈，民之膏脂，顧不惜耶！」傳示城中，有力者悉取之。數日粟盡入城矣。人謂謙材過李綱，濂謝之不敢當。大同參將許貴奏欲與虜和，暫示休兵，俟人馬強壯，密定討伐之。許下其議，於謙駁之。謂當去年秋冬之間，正虜勢方張之際，朝廷亦嘗齎金帛往使虜庭，賄賂才入於窮廬，虜騎已至於關口。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。何也？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，此理有所不可和也；且丑虜貪而多詐，萬一和議即行，而彼有無厭之求，非分之望，從之則不可，違之則速變，此勢有所不可和也。苟以為虜強難制，姑謀和以緩其兵，臣等請質之前代，宋真宗澶淵之役，契丹之眾累被宋兵推阻，既盟之後，朝廷尚歲輸銀絹；徽欽北狩，中國名將韓岳之輩屢敗金師，及奸臣秦檜主和，則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，復輸歲帛以賄之，甚至降黜尊號，屈己從虜，含垢忍恥，冀免其侵，然而國勢陵夷，無救成敗。援古證今，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！莫若選將練兵，養威蓄銳，賊若來侵，則相機而往剿。賊若遠遁，不貪利以窮追。萬一復有大舉入寇之謀，則我兵訓習有素，加以將帥思奮，臣等當盡死效力而雪國恥，必不出犬羊之下。其或皇天厭亂，列聖有靈，黜虜自知數寇不利，遣使入貢。則我亦不拒絕，量與賞賜遣回。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，則示彼以弱，適啟其輕侮之心，萬萬不可也。」